

組。

—惟印本無多購者從速

圖書館清稿原用毛邊紙是金四冊現已

出版定價四元六角

歌 謡

二 卷

第一
期

從研究歌謡後我對於詩的形式
問題意見的變遷 朱光潛
吳歌的特質 李素英
歌謠選錄
本刊啟事

從研究歌謠後我對於詩的形式問題意見

朱光潛

近來因為研究詩歌起源問題，把民國十一年北京大學「歌謠週刊」九十七期從頭到尾仔細看了一遍，同時又讀了幾部中西文討論歌謠的著作，和歌謠的集本，自覺得的益處實在不少。從前我對於詩學所抱的許多成見現在都要受動搖了。

最顯著的是詩的形式問題。中國詩和西方詩從古至今大部分都有一個固定的形式，和散文有很顯然的分別。這個固定的形式在中文詩裡包含三個成分：（一）有規律的音節（聲），（二）有規律的收聲（韻），（三）有規律的章句。從白話詩運動起來以後，一部分人受西方「自由詩」和「散文詩」的影響，想拋棄這種固定的

「就形式說，散文的音節是直率的，無一定的規律；詩的音節是循環的，有嚴整的規律。就實質說，散文宜於敘事說理，詩宜於抒情遣興。詩和散文的分別起於情趣與事理的分別。事理直截了當，一往無餘；情趣則低徊往復，纏綿不盡。直截了當者宜於用敘述語氣；纏綿不盡者宜於用驚歎的語氣。在敘述語中，事盡於詞，理盡於意，在驚歎語中，語言祇是情感的縮寫字，情溢於詞，意在言外。這是詩和散文的根本分別。」

這是五六年前我在「詩學」初稿裏說的話。我的要意是：詩所寫的情趣是特殊的，所以要一個特殊的形式。換句話說，詩的固定的形式是表現詩的情趣所必需的。

我現在並未完全放棄這個意見，不過從研究歌謠以後，我察覺它的不圓滿。這並非因為歌謠沒有固定的形式，實在正因為它有固定的形式。歌謠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全是自然的流露；它有它的傳統的技巧，有它的藝術的意識。它一方面流轉無定，一方面也最富於守舊性。要明白這個道理，我們須明白歌謠的起源。

從多方面的證據看，在起源時詩歌音樂跳舞是一種混合的藝術。在古希臘酒神祭的歌舞，澳洲土人的歌舞以及苗猺諸族的歌舞中，歌舞樂三種藝術都是不分家的。它們共同的命脉在節奏，或者說，它們是同一節奏的三方面的表現。在這種混合藝術中，詩歌可以忽略意義，跳舞可以忽略姿態，音樂可以忽略和諧（Melody）。它們的主要功用都在點明節奏。後來原始的歌舞混合的藝術逐漸分化，詩歌偏向意義方面走，音樂偏向和諧方面走，跳舞偏向姿態方面走，於是逐漸形成三種獨立的藝術。它們雖然分立，却都還保存它們的原始的共同的命脉——節奏。

專就詩歌說，它在分立以後仍然保留許多歌舞未分家時的遺痕。最重要的是「重疊」。「重疊」有書在字句的，例如：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也有在全章的，例如：

「譁之趾，振振公子，吁嗟譁兮！

譁之定，振振公族，吁嗟譁兮！」

這種重疊的原因大概不外兩種，一是應和

音樂和跳舞的音節，音節須複沓時，歌詞也跟着複沓；一是對唱合舞時的唱和，唱者先唱一段，後來和者各續唱一段，但仍以唱者歌詞形式為模樣而略加變化。

其次是「和聲」（Refrain）。羣舞合唱時往往由一個領袖先唱歌詞，到最後一句全羣續加入合唱。這一句在每章大半是相同的，叫做「和聲」，上引「吁嗟譁兮」就是好例。現在「鳳陽花鼓歌」在每段收尾時還有一句合唱的和聲，其音為「郎底、郎底、郎底噏」。（唱法不一，也有用別種和聲的）。

第三是襯字。「詩經」中的「兮」字，「楚詞」中的「些」字，以至現代粵謳的「唔」字，吳歌的「呀」「啊」等字，在文義上都不必要，因為歌唱時樂聲長而歌詞短，須襯入類似母音的字以湊成音拍。襯字是中文詩歌的特色。在西文中歌唱時如須湊足樂拍，祇須拖長母音，無襯字的必要。中文獨立母音少，單音字難拖長，所以要湊成音拍時必須襯字。

第四，我覺得詩歌的韻或許也是伴樂合舞的遺痕。韻在詩中並非普遍的要素，希臘拉丁詩以及英詩無韻五節格都不用韻

，不過在中文詩中韻似乎是普遍的，這種分別起於文字的性質不同，我另有文詳論。韻大半在句末，我想它在原始時代的作用是在點明一節樂調和一節舞步的停頓。我記得幼時聽戲的音樂每節都以鑼收，最普通的調子是「的鐺噠鐺噠！」，鑼聲在這種音樂裏彷彿有韻的功用。也許韻在起源時是應和每節樂調之末同一樂器的重複的聲音，有如一種徵調中的鑼。

這裏我們祇擇幾個重要的成分來說。如果說寬一點，詩歌有一種固定的有規律的形式，不像散文那樣一盤散沙，原因大概都在它當初是應和樂舞的。它現在是一種習慣，是一種傳統的技巧，不一定表現情感所必需的唯一的方式。換句話說，詩的形式多少是現成的，沿襲的，外在的；不是每個詩人根據他的某一時會特殊的情趣所憑空製造出來的。

詩的形式在原始時代與樂舞的形式一致。這種形式隨節奏而變化。節奏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所以在原始時代，詩的形式或許為表現情趣所必需的唯一的形式（這一點也還是疑問）；不過在詩與樂舞分立以後，詩的形式就成為一種傳家衣鉢，

子孫永寶用」了。

我們在這裡祇是溯詩的形式的歷史淵源，至於現代人做詩，是否應該把這套祖傳的衣鉢付之一炬而完全另起爐竈，則為另一問題。依我個人的意見，詩和語言的關係最密切，語言是生生不息的，却亦非無中生有。語言的文法常在變遷，我們不能否認，但是每種變遷都從一個固定的基本出發。詩的形式應該和語言的文法一樣看待，它們原都是習慣，却也都是做進化出發點的習慣。詩的形式在各國固然都有一個固定的模樣，但是這個模樣却也隨時隨地在變遷。每個詩人似乎都應該在習慣已養成的形式範圍之內，順着情感的自然需要而加以伸縮修改。如果我們略研究詩的形式變遷史，也可以看出這是已往歷史所走的一條大道。總之，對於詩的形式，我主張隨時變遷，我却也反對完全拋棄傳統。我相信真正詩人都能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工夫。

吳歌的特質

李素英

水柔山麗，「文質彬彬」的江南，尤

是溫婉清麗，恰與蘇州人一樣。吳歌裏確是一致的充溢着一種希有的靈秀之氣，婉妙之情；任何人讀了都會覺得神志清明，中心愉悅，何況「吳儂軟語」一向是被認為聲調最優美的方言！要是能在「春二三月暖洋洋的時候」，走到菜花燦爛的油碧的田野裏，聽輕風裏爆出縷縷歌聲，若不出醉，才怪！

搭識子私情雪裏來，屋邊頭個腳跡有人猜。三個銅錢買雙草鞋我裏情哥郎顛倒着，只猜去子弗猜來。（馮夢龍山歌頁十）

隨便抓一個例子，已可窺見其情調的柔麗輕鬆，思想的聰明活潑，音韻的抑揚優美。這些質素在吳歌裏極普遍。我們可以說這是環境培養出來的。

一般的情歌，每多牢守七言四句或五句（絕句體）的舊格律，故不免單調呆板。唯獨吳音情歌的形式最參差，最多變化，無論長歌短歌都顯得那麼從容隨便，毫不費力。

結識杜情結識恩對恩，做雙快鞋送郎君。

河邊浪阿姐你洗格哈衣裳？

生活優裕。這種環境裡產生的歌謡，當然是溫婉清麗，恰與蘇州人一樣。吳歌裏確

君。薄薄哩個底來密密哩紗，情哥郎看子腳頭輕。（顧頽刻吳歌甲集頁七三）

每句的字數不同，也不講究平仄，但無損于音節的諧和。這種無定律的節奏，很能增添歌意的韌性與彈性；聲調波動之美，不減于按譜填就的詞曲。山歌一書中（除了卷十的桐城時興歌），差不多每一首的章句都極盡變化的能事，充分發揮了口語文學的優點：

西風起了姐心悲，寒夜無郎喫介箇虧。囉裏東村頭西村頭南北兩橫頭二十後生聞來搭，借我伴過子寒冬還子渠。（山歌頁四）

中國的方言雖然多到數不盡，學不全，我總覺得只有兩種堪稱為美的語言：北平話「雍容大雅」，字正腔圓，是端莊的美；蘇州話「曉鶯黃」，「珠圓玉潤」是最美的美。蘇州話確是最富音樂性的美麗的方言！用國語寫散文，美；用吳語寫詩寫歌，更美。劉半農先生的瓦釜集不就是采用民歌的格調，利用吳語的自然音節寫成的麼？

你一泊一泊泊出情波萬丈長。

我隔仔綠沈沈格楊柳聽你一記一記搗

十九歌

因為吳語是詩的，音樂的語言，所以能產生特別優美的吳歌，這一點我們實在不應忽略。

吳歌中的描寫技巧也很值得注意。歌謠原只是沒有受過文字訓練的民衆，隨口唱唱，抒發抒發自己的情緒吧了，意識裏並沒有什麼技巧問題的存在。真想不到這樣衝口而出的歌詞裏，竟具有極高的描寫技巧，其精妙自然處，恐怕大詩人，大文學家苦心着意寫出來的也無以過之。

姐兒郎來推轉子門，再來門縫裡張來門縫裏聽，郎道姐兒呀，你好像絨帽子風吹飄散勢，遇熟黃梅賣甚青。(山歌頁十七)

結識私情沒結識個老人家，老人家做事慢他他。後生家見子人來三腳兩步閃開子去，老人家還要的的搭搭摸蒲鞋。(山歌頁三四)

無論是描寫心理或描寫動作，都是恰到好處；用很經濟的幾個字就能把生動的印象

清楚地深刻在讀者的記憶裏。這是何等手腕！沒有「文心」的人，決辦不了。

善於運用雙關語，也是歌謠中罕見的特點。雙關語是諺音詞格的一支，亦即隱語之一種，它的妙處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最緊要的條件，便是二者——要表現的與被借以表現的——聲音的相同或類近。〔鍾敬文：民間文藝叢話頁四三〕這種修

詞，六朝的戀歌中多有之。其他的詩人的作品裏則不常見。因為這是以聲音為主，在民間的口語裏始能充分達其妙用。以前我只知道客音歌謠裏常常使用雙關語，等到讀了山歌後才知道吳音歌謠中也很多。歌謠的弱點在於太率直，使人覺得沒有餘味可尋。若用雙關語來表現，則歌中情意變得稍為曲折和含蓄；聽者須以意會，和猜謎差不多，所以也頗有風趣：

……我好像樣背店裏個蛀虫喫子別人多少畫(話)，新粧塑個天享受了多少金(驚)。(山歌頁二四)

小阿姐兒無丈夫，二十後生無家婆，好像學堂門相對繩桶匠，一邊讀字

(獨自)一邊箍(孤)。(山歌頁二

三)

「把無意志的物件假定為人類的擬人法，在文學上是極普通地被採用的，尤其

常見於韻文中。散文方面如寓言，神話，童話故事等等都少不了它。其功用在能使該物所予的印象更形活躍。以引起讀者的想像，聯想和興趣。故這擬人法實為文學的特徵之一。歌謠是文學而且是詩，當然不會缺少這個特徵。兒歌中如吳歌甲集第二十四首，「……牡丹娘子要嫁人；石榴姐姐做媒人……」和乙集第十五首，「出門碰着雪梅擔，海棠請我吃三杯……」都是。(顏剛師的山歌序)的確，歌謠裏不缺少這個特徵，不過只在吳歌裏較多，其他歌謠集子裏却很少見，吳音的山歌裏且有好幾篇長篇敘事歌，是「嚴肅地採用這個方法」寫成的，惜篇幅過長，不便舉以爲例，還是錄一首有趣的兒歌吧：

跳蟲有做開典當，跳蟲強要做朝奉，白蟲來當破衣裳。跳蟲白蟲打起來，白蟲說：「你這尖嘴黑殼，東戰西戰，惹起禍來連我一道捉。」跳蟲說：「你這小頭大肚皮，說話無情理，自家爬(音爻爻)得慢，惱要怪我小兄

弟。」（王翼之：吳歌乙集頁六十）兒歌本來是沒什麼意義，隨口唱來玩兒的，而仍不會缺少這個特徵。像上面那首則引起有趣的想像以外，又兼表現其伶牙俐齒，活潑俏皮，吳人的聰明真不可及。

吳人的生活多少總與他處不同，因為江南富庶，古已聞名，沿太湖一帶，民生的優裕，更居江南之首。從大部份的吳歌裡看，他們似乎永遠是優遊暇豫，從容不迫地活着；雖然也勞動，但他們既得天時，又得地利，不須過分的勞苦便可暖衣飽食。一般人還很懂得如何消費，享樂，吃得好，穿得美，閑來沒事磕磕瓜子兒，談情說愛，消遣消遣，太太平平地很容易就把日子度過了。

春二三月暖洋洋，小夥子打扮遊節場
：手捏瓜子吉括響，眼觀兩邊大小娘。
。（一勺：農村情歌頁一六）
吃了飯來飯逍遙，沿村一路看花嬌，
東村跑到西村去，並無一個好多嬌！
（李白英：江南民間情歌集頁一）
四句頭山歌我開場，開出場來大家唱。
茶館裏板凳大家坐，飯店裏涼床大家眠。（農村情歌頁一）

雖然如此這些歌謠實不能包括吳人生活的全部。另方面，勞工勞農的生活也與他處的不相上下。

吼斯日頭鬱勃天，姐勸情哥少種田，勿種良田吃好米；勿織綾羅穿好衣。

（農村情歌頁五八）

據韻剛師去年春間從蘇州回來說，近年來中國農村破產，素稱富裕的蘇州一帶也同樣的遭劫，一般的鄉間生活非常困苦；有時候，找遍了整個村子也沒有一個人家能借得出兩塊錢，所以絕對不是什麼『天堂』了。胡適之先生也會糾正過我的錯誤，他說蘇州人實際上非常勤樸耐勞，尤其是婦女，他們種田，抬轎子，綉花，養蠶，理家政，終年忙碌，無工不做，而不免頭髮枯黃，面有菜色；若是單從吳歌裡去推測吳人的生活，誤認他們是幸運者才勞動。從大體上說，蘇州人比較的貪逸，愛奢侈，因為娼妓比較多，她們為生活而賣淫，情形非常可憐：

姐花生得眼睛尖，出門勿帶盤纏錢；兩隻奶奶換飯吃，撒尿傢生賣銅錢。

（農村情歌頁八四）

吳地的兒歌裏也很難找到悲哀怨苦的話語。雖有極少數關於受後母，哥嫂，舅母等的冷淡或虐待的歌謠，但像台山歌謠中的牧童和學徒的苦生活，在吳歌裏找不到的。反之，滑稽歌却佔最多數。這使我覺得吳地的孩子們真是幸福，終日只玩玩唱唱，天真活潑地嬉戲着，這又非他處鄉間的孩子所能奢望的了。不過也有很不幸的，那是隨着新工業的興起，趕往都市裏去做童工。這種可憐的孩子，在上海一地就已不知有多少了。

最後，談談吳人的特性吧！

娘又乖，姐又乖，喫娘捉個石灰滿房篩。小阿奴奴拚得駄郎上床駄下地，兩人合着一雙鞋。（山歌頁七）
小阿奴奴推窗只做看個天上星，阿娘就說道結私情。便是肚裏個蛔蟲無介得知得快，想阿娘也是過來人。（山

(歌頁八)

由此可知吳人能於婉妙中微帶幽默。

但是，我們也不要以為吳人只一味溫順柔美，其實他們也富有反抗精神，尤其是對舊禮教：

我十七十八正要偷，那怕你爹娘睜勒腳跟頭。大麥上場壳張打，韭菜蓬春

匡割頭。(瓦釜集頁七二)

結識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當。拚得到官雙膝鑊頭跪子從實說，咬釘嚼鐵我偷郎。(山歌頁一五)

這是何等精神，何等勇氣，何等力量！赤裸的人性，率真的心聲，只民歌裏有。若主大夫的文學裡，則多少總有點掩掩藏藏，能如王靜安先生說到：「拼取一生腸斷，消他幾度回眸」，已是不容易了。

此外，尚有許多關於多角戀愛的，例如一個姐妮結識幾個郎，或姊妹倆，姑嫂倆，母女倆等合偷一個郎，什麼貞操，偷常等教條是不信他們一笑的。如：

姐妮生得搖來搖，好像風吹楊柳條；
別人糧道奴是胎裏病，勿得知奴是十三歲儂郎閃痛腰。(江南民間情歌集)

(頁四五)

天上只有半個頭月亮，不半個頭星星，地下嬌娘能有幾個貞。那個閨女不偷漢，那家貓兒勿吃葷。(瓦釜集頁七三)

見。

貴州歌謠

壽生記錄

背時調

壽生記錄

「情哥你請坐！」

奴們房裏笑媽媽。

紅漆板凳拖，

奴們倒杯香茶來你喝。」

左手來接茶，

右手把絞指。

搾又搾得輕，

把奴搾得笑嫣嫣。

「情哥要不着，(3)
書箱還有書，

打開書箱隨你看。」

一本書不看一半，
幺哥喊吃飯。(4)
三盤四碟還是九太碗。

熱壺甜米酒，

上了那條坡，

過了那條河，

當門有個花斑樹，

才是姣的屋。」

走齊朝門口，(2)
不見絞打狗；
走齊屋中間，

不見絞裝烟；

走齊屋中間，

不見絞打狗；

走齊屋中間，

不見絞裝烟；

二人又動手。

吃了三五杯，
假裝又吃醉，

和身滾在炕櫈裏。

「情哥你莫忙，
等奴去点亮。」

左手又提亮，
右手又扶郎。

扶又扶得輕，
扶又扶得急。

把郎扶得笑嬌嬌。(5)

「情哥你莫忙，
落坪丈夫喊！」

等奴褪衣裳，
開門問你。

「屋裏那樣人？」

「丈夫(你)生得橫，
屋裏不得人！」

是你賢妻一個人！」

丈夫氣象不好，
扯把屋簷草，

扯起那個家家孔，
孔孔沒有找高。

丈夫氣他又不過，

走齊朝門口，

又等黃狗咬一口，

一口咬得血長流。

象牙床上坐。

忽然忽突現出一隻腳。
反手拉出來，

送他媽幾塊磚，

問你「二回還要來不來？」

你打也不該打，

是你賢妻約我，我才來。」

麻繩丈二長，

搭在頸項上，

問「你心慌不心慌？」

情妹主意高，

手拿花剪刀。

一刀就剪斷，

快快就跑了！

上坡去扯藥，

驥子蹣一脚，

這回探花實在划不着。

走齊屋中間，

平地送他媽一鐵爬，

都還希倒好，

門牙扑落了。

一步跳過崗，

劈背幾火槍，

碼子落在膀子上，(6)

又痛又心慌。

一步跳過溝，

劈背幾石頭，

王巴入的果真追得扣。

註：(1)參攏去，走攏去。
(2)齊，到也。
(3)要不着，即沒玩的法子，
無聊之意。

(4)么哥，即厨子。

(5)家場，即家庭之情況。

(6)碼子，即子彈。

編輯先生：

這首長歌是「弄口」插歌之一。它原是我回家時無意中

聽得的，完全是本來面目。

它有好些地方實是樸拙得好

笑，但也還拙得可愛，恰恰

似個山谷中的農夫。有的字

句我雖懂亦不甚熟習，如「

落坪」二字，它這里用作「

墳子裏」的意思，生僻極了

。普通這兩字「我們」是這

樣用的：「你翻過那山樺口

，一落坪就到他家了」。

二五，三，二一。

(通行黔北)

河北歌謠

瞎子狠

盧遠曾記錄

一
瞎子狠，

瘸子刁，

麻子殺人不用刀。

六
(通行北平)

小桃樹

小桃樹，彎彎枝，
上邊有個小閨兒，
想吃杏，杏又酸，

本刊歡迎直接定閱

北詞廣正譜

南詞新譜

想吃莎果栗子麪甜甜。

(通行冀城，寧晉。)

新媳婦

石顯曾記錄

小竹鞭，搖三搖，

新娶的媳婦甚難熬！

走的快了嫌我荒唐；

吃的慢了嫌我死樣。

吃的多嚙嫌我逞強。

吃的少嚙嫌俺想娘。

今也想，明也想，

一想到病床上。

小相公，下學來，

哭一聲妻，叫一聲妻：

「什麼事苦殺你？

大衣裳叫裁房，

小衣裳是俺娘，

什麼事累在你病床上！」

(通行任邱)

葫蘿芭尖

江紹原記錄

葫蘿芭尖，三道灣，
他媽嫁了一個知縣官，
吃好的，喝好的，
他媽嫁了一個修腳的。

本刊啓事

(通行北平)

一，本刊每星期六出版一次。

二，本刊歡迎各方來稿。門類分為論文，

歌謠，謎語，故事，風俗，紀事，通信

諸項。

三，本刊稿件概無報酬。

四，歌謠通行於某地方，某社會當註明之。

五，歌謠中之俗音，俗字應加以註解。

六，來稿請寄：北平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
文科研究所歌謠研究會。

修腳的，怪臭的，

他媽嫁了一個賣肉的。

賣肉的，怪香的，

他媽嫁了一個賣薑的。

賣薑的，怪辣的，

他媽嫁了一個算卦的。

算卦的，沒有眼，

他媽嫁了一個鞭子竿。

鞭子竿，沒有頭，

他媽嫁了一個孫猴。

孫猴愛放火，

他媽就嫁了我。